

名家小说自选集

走出蓝水河

ZOUCHULANSHUIHE

赵本夫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 247.57
128

71499

71499

走出蓝水河

ZOUCHULANSHUIHE

赵本夫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走出蓝水河

赵本夫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迁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47000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6-1875-X/1·1664 定价:16.00元

内 容 提 要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方土地。赵本夫从江苏北部的湖川旷野走来，在文坛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他的根却深深扎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这本中篇小说集应该说是他用全部生命拥抱这片土地的结晶。他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和如火如荼的语言展示了留在这块土地上的深深的历史足迹，刻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北农民、渔民、男人、女人、英雄、盗贼、乞丐、流氓、干部、百姓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人的命运和他们与之抗争拼搏的生命轨迹。一个个奇诡怪诞的故事，既是悲剧，又是颂歌。其中所包含的作家的思想既是人生的，又是社会的，因而具有震撼心的艺术力量。

目 录

涸 辙	1
蝙 蝠	99
走出蓝水河	164
营 生	242
陆地的围困	278

涸 辙

黄河在这里打个滚，走了。

走的时候是在黎明。人们正睡着。一声极有底气的闷响。好似天塌地陷。一下子，全都惊醒了。男人还沉得住气，在黑暗中躺着没动，只骇然睁大了眼。女人吓得机灵坐起，光着上身打哆嗦：“他爹……快！……”孩子哭喊着直往大人裆里藏。

鸡飞、狗叫、女人嚎……声音嘈杂而又遥远。

这时，四野已是一片呼呼的涛声。

阴风骤起，嗖嗖地往屋里钻。男人大吼一声，甩下女人和孩子，跳下床直扑大门。他想看个究竟。但晚了。手刚摸到门栓，滔天的洪水已撞到门上。轰隆一声。很微弱的一声，屋子就倒了。其实，轰隆了一阵子。屋子都倒了。村庄没有了。所有的村庄都没有了。但他没听到，没看到。

就这么快。

那个男人只来得及说了两个字：“我日！——”

傍晚，螃蟹拱进村头的一个麦秸垛，蜷蜷身子，便和衣躺下了，躺着的样子像一条狗。一条不安分的小公狗。

真暖和，浑身都在解冻，大腿麻酥酥的，光想笑。草窝里弥漫着麦秸发酵的气息，有点酒味。不大会儿，他便醉醺醺地睡沉了。

从老黄河沿刮来的北风卷着雪粒，沙啦沙啦地打在草垛上，又滚落下去。草垛像镶了一圈银边。场院旁边的小沟渐渐存满了灰白。只那条大路依然光溜溜的。雪粒还来不及停留，如鞭的长风便凶狠地抽过来，被打落到别处去了。

远远近近的村庄都凝固了。真冷。

螃蟹却睡得热气腾腾。他舒舒服服翻个身，忽然醒过来。一摸一把汗。操他二姨，舒服得过头了。他快活地想。

外头有动静。

天到啥时候了？说不准。麦秸垛上没窗户。外头下雪，他也不知道。只知道已经睡了很久。他爱睡。

外头有动静。车轱辘咯噔咯噔响。人喊马嘶，脚步杂沓。过队伍吗？他困倦地打个哈欠，想接着睡。天兵天将下凡，和老子又有什么关系。刚合上眼，又憋不住好奇。夜间过队伍一定很神秘，说不定能看到大炮。想了想，就往外拱。使劲拱。拱得麦秸垛乱摇晃，却拱不出来。操他三姨！挨黑拱进来时，也没这么费劲呀，咋就拱不出去呢？肯定哪里不对头。他趴下来摸摸脑门，呱呱拍了两个，这才记起拱错了方向。挨黑拱进草垛是头朝里，脚在外。现在要拱出去，就得掉转身子，或者往后出溜。可是，在麦秸垛里转身并不那么容易，窄窄的一条洞，窝脖子。往后退又似乎太简单了一点。就是说，

拱了半天白拱了。操他四姨，老子就这么个拱法——一直朝前！拱个透洞出去。不信麦秸垛有地球大。杨八姐说地球是圆的。我不信。怎么会是圆的呢？我从八岁要饭，去的地方多啦，火车也扒过，没看出哪里是圆的。杨八姐笑了，格格的说你懂个屁！地球当然是圆的。好好好，就算是圆的。咋个圆法？像你的奶子那么圆吧？你的奶子可真圆，像扣上的两个发面馍。接着就掴来一巴掌，胡说就打死你！可你打得并不疼，就像是摸了一把，手掌软乎乎的。还笑，还脸红，露出一嘴白牙，眉也扬起来。我知道你没有生真气。也想摸一下你的脸。我已经三年没摸你的脸了。那时我只有十四岁，不想摸，你老让摸，拿着我的手摸。摸你的脸，摸你的奶子。那时，我老害怕。老不敢摸。现在老想摸你的脸。我也学你，也笑，也脸红，也露出一嘴白牙，想那么来一下。你一偏头躲开了。现在我十七岁了，你不让摸了。你躲不开，今晚我就拱你的地球，拱你的圆圆的白地球！你跑了啦！

螃蟹来了精神，两手朝前扒，双脚往后蹬，一撞一撞地拱开了。麦秸垛摇晃得更厉害了。他像一头发情的小公狗，疯狂地在里头撞来撞去。他已经忘记了方向，也忘不了外头的动静。只是忘情地拱他心中的地球。麦草软柔柔的，头脸触碰之处，都有一种发泄的快意。他觉得自己是在杨八姐的怀里。他崇拜那个开茶馆的年轻女人。她爱骂人，敢和男人打架，在地上翻滚着打。可她心眼好。她老照应他。他永远忘不了三年前的那个夜晚。他要了一天饭，晚上缩在三叉路口的一个茶棚下睡了。半夜里冻醒了，冻得哼唧哼唧的。他把身子蜷了又蜷，还是冷得打哆嗦。忽然门开了。从门里伸出

一只手，扯胳膊把他拉进了屋。他晕晕乎乎进来了，晕晕乎乎被她脱掉了衣裳，晕晕乎乎上了床。他被她紧紧地搂着，抚摩着。渐渐地睡着了。眼角里汪着两滴泪。他在梦里哭了。从此，那个茶馆成了他的圣地，杨八姐成了他的亲人。他要报答她。他把自己要饭吃剩的饭菜全给了她。让她喂猪。每次都是这样，一给就是大半口袋。烂窝头、红芋干、菜团子，什么都有。对一头猪来说，够丰盛了。有的庄稼人，连这还吃不上呢。一日，螃蟹把背来的饭菜倒进猪槽，转身就走。出了大门，无意间一扭头，见杨八姐赶开正在大吃大嚼的那头花猪，弯腰捡起几块窝头，用毛巾包起来，匆匆跑进屋去了。螃蟹明白了，也心酸了。这么好一个人儿，竟和猪争食，还不如我呢。打那，他再背来剩饭剩菜，就不往猪食槽倒了。大门后头挂一只空篮子。他取下来，就倒那里头。他知道杨八姐会去捡。他有点自豪了。他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

他本来可以有点积蓄。把要来的百家饭吃剩了，每天积存起来，再卖给一户人家喂猪，就能得到一点钱，或三毛，或五毛。久而久之，会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庄稼人都乐意买乞丐的东西，便宜。一位要饭的老太太，积蓄十年，居然给儿子盖了三间瓦房。外人以为她发了横财，其实不是。只有乞丐才懂得乞丐。生存是一门学问。小猪往前拱，小鸡向后扒，各有各的法。

在乞丐行里，螃蟹有许多朋友，其中不少已经洗手不干了。他们都有家，日积月累攒一笔钱，正儿八经过日子去了。螃蟹不打算攒钱。老家鱼王庄没有任何亲人，无牵无挂。隔些日子回去一趟，就住在鱼王庙里。那座庙离庄子还很远。那

是他的祖居地。祖上都是看庙的。

轰隆一声，麦秸垛倒了。

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罩住一个蛤蟆状趴伏的家伙，头上热气直冒。奶奶熊！我说麦秸垛咋乱晃，我看了一阵子啦。什么人！？民兵营长大喝一声。

螃蟹还没闹明白咋回事，四肢就被两条汉子按住了。一股北风扫来，他打个寒战，一身汗水都干了，紧紧地箍住皮。你们吵啥！他使劲挣扎着，什么也看不清。手电光仍照着他的脸。他眯缝着眼，吃力地抬起头：“我不偷不抢，老拿我开什么心？”

“哈哈！这不是小螃蟹吗？”民兵营长开心了。是这小子！两个汉子把螃蟹抓起来，反剪着背，推到营长面前。营长和藹地笑了。他认识螃蟹。老黄河沿上的人都认识螃蟹。他是吃千家饭长大的。“开心？我看你才是穷开心！半夜三更拱麦秸垛，八成是闲得难受了。这么着吧，跟我去挖大河，说不定能当个治河英雄呢！”

螃蟹傻眼了。还当是过队伍呢，操他五姨！是挖大河的民工。他认识这个营长，胸前永远挂一哪噜勋章，都退了色了。据说是在朝鲜得的。他有英雄癖。

我可不当英雄。他一晃膀子，挣开背后的人：“我不去！我不是你们村上的人，你们不能抓我的差！”

“喝！你倒有理？”营长慢慢从腰间抽出皮带，“你不是俺村上的人，为啥来俺村要饭？”

“我是借饭！俺鱼王庄的支书给俺开了证明的。俺是贫农。不信你看！”螃蟹伸手往怀里摸。

营长知道他怀里有张盖有红印的证明信。他们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每次拿他开心，他总要一本正经掏出来，已经皱巴得不成样子。“我不看。知道你是贫农。你来借饭，俺借你干活。两不吃亏。走吧，儿子！”螃蟹是公儿子，就像公共厕所一样。

“我不去！”他一扭头，很英勇的样子。

刷——！牛皮带在手电光中舞了一下，像一条飞蛇，带着哨音。“去不去？”

螃蟹吓得一缩头，不吭声了。他见过这个营长揍人，一皮带能打出一道血痕，他打过美国人。也打过村上的人。

营长并没有揍他。提着皮带凑近了一点，挤挤眼：“儿子，有你的亏吃吗？挖大河累点，可饭也白吃。公家补助洋面，一天能吃一顿白发馍呢！”他真想让他吃几顿饱饭，小时候，他也要过饭，知道要饭的味道。螃蟹每次到他们上要饭，他都给。他心眼不错。就是爱揍人。

螃蟹加入了浩荡的民工队伍。

他拉一辆装满柴草的平板车，足有八百斤。肩上的皮带勒得骨头茬吱吱响。民工们都和他开玩笑，乱喊儿子。他也不理，只闷闷地走。倒霉。他怕干活。准确地说，他烦干活。长到这么大，还是头一次上套。像一头没经过调理的小牛犊。他真不甘心。他准备伺机逃跑。撒丫子跑他六姨！

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要饭更好的职业了。不用操心，不用干活，只要装出一副可怜相，吃的穿的全要得来。现在身上的破棉袄、破棉裤全是要来的。只里头那个胸罩是偷来的。他带了一副胸罩，空荡荡地吊在胸前。是偷的杨八姐的。

他崇拜杨八姐，崇拜她身上的每一个物件。他并不想做贼，只想拿她身上的一点东西作纪念。在她身上所有的物件中，没有比胸罩更富有想像力了。

从那个夜晚以后，他常到茶馆借宿。夏天，睡在门外茶棚下的石桌子上。冬天，就睡在杨八姐的屋当门。铺一张苦子，杨八姐给他一条棉被。也很破，但补得整整齐齐。也干净。有时候，杨八姐也拉他去里间，和她同睡一张床。杨八姐没有孩子，也没有男人。男人不知犯了什么事，蹲监牢去了。白天，常有男人来喝茶，借火，凑机会碰一下她的奶子。她伸手就是一巴掌。男人要打她，她就和男人撕打，打得气喘吁吁，头发散乱。男人治不服她。晚上，常有男人来敲门。她也不理睬。嘭嘭嘭！敲一阵子，走了。她便轻轻地叹一口气。

螃蟹和她睡一起，像睡在草垛里一样暖和。两人睡两头。他一伸腿，到处软乎乎的。他老想碰，又怕碰。他老是害怕。半夜里，杨八姐睡他这头来了。紧紧地搂住他哭。有时搂住他笑。笑比哭还吓人。哭着时光搂住他不动。笑着时就老是摆弄他，像摆弄一个玩意儿。她老摆弄他的小鸡。小鸡先像是像一颗软枣，一会儿成了一根小棍，细细的一根小棍。她笑得嗤嗤的，发疯一般吻他，他吓得不敢动一动。终于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浑身出火，要有一股什么东西从身体的哪一部分窜出来。他一下子来了猛劲。翻身压到杨八姐身上。杨八姐先还嗤嗤地笑，忽然翻了脸，一巴掌把他打到床下去了。从此，再不许他上她的床。白天看见他，她显得有点不自然了，爱红脸。以前却从来不红脸的。她一直把他看成个孩子。她

没有想到，她已经不知不觉把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小男人，一个像小公狗一样的小男人。

杨八姐仍然留他在家住。他变得不安分了。他老想接近她，老在她身边转，耸着鼻子嗅。她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儿。他终于偷了她的胸罩。他知道那是女人的物件，男人用不着的。但他愿意挂在脖子上。就像挂着杨八姐。最初的骚动平息了。他又去要饭了。

他是个快活的小乞丐。他活得无忧无虑。

当然，要饭得厚着脸皮。可脸皮值几个钱？支书老扁说得对呢，人得活着，人得想开！那次会上，他两个肩膀夹个扁头，挥挥手不让大伙哭：“别像出老殡似的！到这地步，有啥丢人不丢人？衣食足而知荣辱，脸皮不如肚皮当紧！人都有背时的时候，韩信受过胯下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朱元璋也要过饭，后来都成了大气候！我不信咱鱼王庄的日头老黑着！这会儿，谁给咱一个烂窝头，就记住他一份情。等鱼王庄的果树长起来，咱还他一筐鲜苹果！挨村送，挨门送！都出去都出去，走得动的都出去！能挣钱的挣钱，不能挣钱的要饭。只要不犯大法，干什么都行！大伙要是怕在外头遇到麻烦，党支部给开个信揣上！”

当时，老扁就拉个破桌子出来，让大队会计开信。会计掏出印章，铺好纸笔，问：“支书，这信咋写？”

老扁想了想，边走动边口述：“兹证明我村社员某某某，是贫农成份，因生活困难，出外借饭。请沿途村庄给予方便为盼。鱼王庄党支部。”

满会场千把号人正一片哭声，听到这里又都破涕为笑了。

要饭成了借饭，还冠冕堂皇地开个信。老扁真会日弄人。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了。

会计正要动手写，忽又想起一个问题：“都写成贫农？”

“都写成贫农。”

“那……几户地主富农呢？”

在场的几户地富子女都低下了头。老扁扫了一遍，全是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只有大地主梅山洞的老闺女梅子穿得整整齐齐。一身青布裤褂，裁剪合体，脖子下扣一盘花布扣，勾勒出胸脯那儿两座丘。四方圆脸略显清瘦，白得像雪。两眼像两潭深水，冷冷的。当时，螃蟹就坐她旁边。当老扁的目光扫过来时，她把脸转向一旁。并不像其他地富子女那般尴尬、惶恐，送出谄媚的光。

老扁突然冲会计大发其火：“你罗嗦个屁！我说了，都写成贫农！”说罢就走了。架着一条胳膊。

会场上全乱了。地富子女都松了一口气。其他人似乎也都松了一口气。纷纷站起，拍着屁股上的尘土，涌到会计那里去领信。同时，就有许多人打招呼：

“二叔，你啥时走？让花花跟你去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手上牵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

“土改！咱结伙去关外吧？”十几个壮小伙子呼隆围上了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在那里雀跃。仿佛要出征。

“桂荣，咱姐妹俩一块出去，也好有个照应，行不？”这是两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拉着手说悄悄话。兴奋而又胆怯的样子。桂荣是个很丰满的圆脸姑娘，个头也很高。另一个却瘦小一些。叫小菊。

.....

正在这时，梅子突然站起来走了。眼里噙着泪。螃蟹看着不对劲，忙追上去拉了一把：“梅子姐，你不去领个证明？”

梅子没理他，一直走出会场。

那时，螃蟹并不知道，党支部已决定让梅子留下，留在村里做点护理工作。她懂些医术，是小时候跟她爹梅山洞学的。梅山洞是黄河滩上的名医。可惜死得太早。不然，梅子的医道会学得更好一些。现在鱼王庄离不开她。年轻力壮的都走了，剩些妇孺残疾。有她在，外出的人才放心。

螃蟹看梅子走远了，没趣地转回来：“你不领，咱领！”直奔会计那里，一头挤了进去。

螃蟹腰里这张证明，就是那次领的。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一张护身符。凭着它，扒火车、坐轮船、走州过府，从不用花钱。被人捉住了，只要掏出证明，外加几头虱子，就能逢凶化吉。大不了被人训一顿完事。训斥、责骂、捉弄，他都不在乎。那有什么呢？又不沾身上。他爱独来独往，从不和人搭伴。他曾和土改那帮小伙子一块出去过。他们年龄大，老揍他，嫌他懒。骂他是个小流氓。光吃不干。干个熊！土改他们一出去，老爱找活干，全是他娘的苦力。犯贱！小爷没那功夫。饿了，串个门，甜甜地喊点什么，啥都有了。见人低三辈，一转脸，我是你爷！又捞回来啦。

要饭真不错。

可今儿却被抓了差，操他七姨！

黎明时的寒气格外逼人。雪停了。到处泛着青光。脚下一走一滑。这么大的民工队伍几乎听不到人语，只有车轱辘

咯噔咯噔响。单调。沉寂。烟头的微弱火光在队伍里幽幽地闪。走了半夜，又冷又饿又乏，谁也没有说话的兴致。

螃蟹沮丧了半夜，几次想借机逃走，都没有成功。营长老在屁股后头跟着。有时还帮他推一把车子。忽然，他变得异常兴奋。因为他朦胧认出这条路是通向何堤口的。过去何堤口，便是三岔口。杨八姐的茶馆就在三岔口旁边。他已有三个多月没见到她啦。这一次，他走得很远，从苏北到皖北，从皖北到豫东，从豫东转道鲁西南，从鲁西南一路要饭回来，刚到鱼王庄，就被抓了差。正好，顺道！杨八姐，我回来啦！他几乎要欢呼起来。一抖膀子，车轮转得快了。他记起营长的话，河工上每天有一顿白发馍，愈加高兴。说什么也得弄几个白馍给杨八姐送去。

操他八姨！

二

那场毁灭性的洪水过后，这一带成了无边的沼泽。野苇、蒲子、水草长得簇簇丛丛，在漫天水洼里半浸半露，发散出浓稠的草腥味。

这里没有人迹，却充溢着生命的疯狂。

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鸟在蒲苇上掠来掠去，喳喳欢叫。密密的草丛中，鸟蛋一堆一堆的，俯拾皆是。蜻蜓在草尖上自由地滑翔交尾，颤栗着幸福。一只巫婆样的老蛤蟆，从水草里伸出头，鬼鬼祟祟向外窥探，突然不怀好意地叫了一声：“呱——！”似在召唤它的同类一起鼓噪。立刻，怪声骤起，疾风一样漫延开去，整个沼泽顿时成了蛙的世界。几条水蛇悄

悄游出苇丛，看准目标，突然箭一般射出去。蛙声又骤然止息。

“呀——！”远处，一棵枯朽的歪歪扭扭的老柏树上，乌鸦不耐烦地叫了一声。这不祥的声音使沼泽的空气凝滞而压抑。就在这时，一只凶猛的兀鹰从半天空俯冲下来，“噗”地一声大响。一阵徒劳的挣扎。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野狐、狸猫、黄鼠狼……成群结队游来荡去，互相追击，互相躲避。突然在一片苇棵里遭遇，然后是一场生死大战。

日头依然懒懒地照着。潮湿。昏暗。

沼泽上笼罩着终年不散的雾气，毒气一样在那里弥漫。雾中浮一道变幻莫测的彩虹。这道彩虹一直悬了多少年。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挽住。很远，深藏在水气中，扑朔迷离，永远可望不可及。

傍晚，亿万只蚊虻从蒲苇中嗡嗡飞出，铺天盖地，充斥了这里的每一寸空间。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胆敢在此时闯进来，立刻就会落荒而逃。

每一种生命都参与着空间和时间的割据。

沼泽，成了生命的赌场。

夜幕四合。风来了（主角终于登场）！似乎带着上帝的旨意，从天外扑来。气势汹汹，排山倒海，恣肆地践踏着蒲苇、芦苇、泥淖。鸟儿们缩在草丛里呻吟。蛤蟆深深藏进水底。四脚兽们伏地颤抖。兀鹰抓牢枝桠，惊恐地瞪着黑夜。密如稠粥的蚊虻被一片片打落水中……

刷——刷——刷——！……

噗——噗——噗——！……